

关注

# 科幻小说的创作之乐与阅读之悦

■ 曹文君

数年前,看过电影《幸福的拉扎罗》后,我因不能立刻理解其中蕴含的深意而倍感困扰。这让我在后来的岁月中总是想起它,反复揣摩它,最终促成了对影片更为完整的理解。反思这一过程,我认为这部作品吸引自己的不仅在于其文本自身的品质,更在于它在主题和形式上的创新,让我触碰到自己的认知边界,并觉察到:在边界的另一端,正有一个我不曾关注过,但却异彩纷呈的崭新领域;它照亮了原先那个区域,让我产生一种试图翻越过去的欲望。

对大多数人来说,阅读的意义也在于此——不断触碰自身的边界,不断被全新信息所启发、开拓,不断扩大思维与精神的版图,形成全新的认知结构,让自己成长。《科幻世界》2024年5月刊中杨晚晴的小说《来日方长》也给了我相似的感受。

相对于《科幻世界》过往作品而言,《来日方长》的写作手法无疑是颇为另类又具新意的。小说以西方哲学史上实存的人物和事件为背景,将科幻设定镶嵌于哲学讨论中,用万字开头的篇幅展现了一场虚实相间的宏大人文实验:多位结构主义哲学家参与到“将人类过往的历史制成数字化模型、将其作为一个可观测的整体并加以应用”的宏伟计划中,但最终,因历史参与者的自我指涉悖论触发了人类无意识的预防机制,计划宣告失败。

在小说注释和创作访谈中,杨晚晴提及本哈明·拉巴图特的《当我们不再理解世界》一书,该书打破文学与历史边界的写作方式所独具的特色和探索精神,显然为《来日方长》一文借鉴和继承。作者结合结构主义思潮,将上述写作方式融入科幻创作中,对文学、历史、虚构、哲学、科学幻想等多种要素进行了具有文本实验性质的融合及重塑。这无疑是一次富有难度的尝试,但小说的形式探索自有其价值。这样的尝试打破了传统的小说阅读体验,因而必然面临风险:一方面,作者必须舍弃此前已被不少读者认可的创作风格,使用自己与他人较为陌生的创作模式进行写作,这非常考验作者挣脱创作习惯的勇气及文本驾驭力;另一方面是读者对陌生“叙事姿态”的接受度各不相同,在以往阅读偏好惯性下会产生困惑感。可这些因素也恰恰揭示出这篇小说的价值所在。探索者因为走在前面所以需要独自面对未知,探索是经验积累的过程,是承受争议的过程,

也是孤独的过程。但这个过程为我们拓展了科幻美学表达的疆域。

许多优秀的科幻作品都是深邃哲思的载体,正如杨晚晴在创作谈中所说:“哲学和科幻是天然兼容的。”但在《来日方长》中,作者尝试让哲学成为科幻的载体,试图讲述一段发生在哲学家之间以及哲学领域内部的事件,其科幻设定也以哲学理论作为构思的出发点。用真实历史人物进行虚构的科幻创作,具有先锋探索意义。

这类文本中,看似繁冗的注释和引用以及日记体、传记体等跨文类媒介的使用,其实是一种有意为之的叙事策略,某种程度上可谓是一种“艺术装置”,为的是让虚构的故事更逼真色彩和学理乐趣。我认为,面对这样的“艺术装置”,读者本就有根据自己惯常的阅读习惯和节奏,自行选择细读或者略过,没必要上升为狭隘的水火不容的二元对立情绪中。

归根到底,科幻小说的天职是给读者带去阅读乐趣,而这种乐趣既可能产生于阅读时,也可能发生在阅读之后的回味阶段;这种乐趣,既可以是故事本身所带来的,也可以是“新知”所提供的。《来日方长》给我带来的乐趣,是持续的和多面的。小说的情节从结构主义者的悲剧结局为起点,营造一种颇具“阴谋论”式神秘气息的悬念,并在讲述过程中逐渐揭开谜底,线索最后指向历史的共时性结构。读完之后,我重温梯利、罗素、斯通普夫等人关于西方哲学史的著作,以及邓晓芒、赵敦华等国内名家的哲学史相关论著,对历史上诸多哲学家和哲学思潮进行再次梳理。这是“跨越认知边界”的乐趣。在小说的启发下,翻阅《当我们不再理解世界》一书,这是“延伸阅读”的乐趣。当我看到网上围绕这篇小说产生的讨论时,思考文本形式、情节框架、“元小说”技法等小说创作领域的问题,分析这篇小说可以如何拨开包裹在故事之外的形式与框架,让故事与情节更加明晰与轻盈,这是研究写作方法的乐趣。《来日方长》激发了读者相互间思维的碰撞和流动,不少读者在讨论中阐述自己对社会、历史、哲学等领域的思考,这种现象,不也是这篇小说的探索价值的一种体现吗?

在以往的书评写作中,通过精读文本展开读者与作者的隔空对话,我注意到作者与读者各自拥有



《科幻世界》2024年5月刊

着“双重愉悦”,同时,他们两方的“自我”,相互间彼此依赖又在不断博弈。作者创作时,既有被读者理解、认可的愉悦,又有写作时自身思维驰骋、与对方“斗智斗勇”的愉悦,这令他们热爱写作;读者阅读时,因故事和文字而产生即时愉悦,而在读完,思考和认知的持续以及拓展同样带来愉悦,这令他们热爱阅读。但有时候,若作者一心只追求得读者认可,规避风险,便可能选择舍弃自我追求和突破,久而久之,创作领域的整体氛围会变得拘谨,作品会变得单一;而这样的创作氛围和局面,最终会令读者们的阅读体验陷入原地空转的停滞局面。探索的停滞、风格的陈旧相因,读者的流失,形成恶性循环。写作探索是步履艰辛的冒险,但进步的第一步必须有人迈出去,这是勇敢且富于责任心的作者的使命。同时,科幻发表平台也应为这类作者和作品留下一方探索空间,因为这是创作环境持续性发展的重要前提。

面朝文稿,心怀宇宙的理想主义者,日夜苦思后自我修复、继续动笔书写故事的探索者们,写作的探索之路需要更多勇气,摩西要过红海,请继续前行。(作者系科幻书评人)

新作快评

新锐科幻作家李易谦的长篇科幻小说《维度》围绕“因为在过去,未来已经发生”的引子展开,通过精心编织的四条非线性故事线,糅合科幻、推理与因纽特民间传说,构建了一个多维时空交织的世界。

《维度》的叙事结构以四条相互独立却又交织贯通的故事线为基石,构建出一种复杂而深邃的非线性叙事模式。作品以“重力消失”的设定为开端,勾勒出一个物理法则崩解后的世界,呈现出宇宙秩序的断裂与重建。在破碎而动荡的世界里,少年“纽扣”与同伴们的探索不只是对科学未知的求索,更是对生命意义与文明命运的深刻反思。叙事中逐步展开的情节还涉及现代都市悬疑案件、因纽特人参与航天事业的奇异故事、金星探险的冒险与天花病毒威胁等多重线索,交织成一幅宏大的叙事画卷。纽扣的情感驱动型成长故事与现代都市悬疑线索在情节节奏和叙事重心上形成鲜明对比,凸显了各自的叙事魅力。因纽特人的航天梦想展现了文化传统与科技进步间的矛盾张力,而金星探险则揭示了极端环境下生存的挑战,彰显了人类的脆弱与韧性。作者通过时空交错、嵌套叙事及多层次的回溯手法,营造出丰富的多维度叙事张力。特别是“因皮拉克”诅咒这一元素,既作为纽扣故事中的神话隐喻存在,又以现实化的方式融入刑侦逻辑,进而在多重故事线中被赋予文化与科技的象征意义。这一叙事策略提高了文本的叙事密度,深化了作品的整体性与多义性,展现了作者在叙事策略上的深思熟虑与创新实验精神。通过跨文化叙事的融合与多元化情节的铺陈,《维度》展现了科幻文学在建构复合叙事逻辑和探讨文化哲学命题方面的独特潜力,为现代科幻叙事开辟了新的范式,提供了深刻的思想启示。

跨元素融合的叙事策略赋予《维度》深厚的多元文化内涵。在当代科幻文学创作的潮流中,跨元素叙事逐渐成为一种重要的叙事方法,它通过多元文化资源的交汇与融合,打破了传统文本类别的界限,拓展了科幻文学的表达维度和艺术可能性。凭借科幻、推理与民间传说的交织叙述,《维度》成功构建了一个充满文化厚度与叙事张力的文本世界。小说以因纽特民间传说中的“因皮拉克”诅咒为叙事之隐线,将这段源远流长的原始文化引入现代科幻框架之中,实现了古老传说与未来想象的跨时空对话。这种模式在结构上通过推理的悬疑逻辑加以整合,使三个看似异质的叙事元素能够在高度统一的叙事体系中共存。在推理元素的运用上,《维度》通过精心设计的多重叙事线索,既使作品在宇宙探索的背景下独具特色,又在复杂的悬疑布局与人物塑造中显现出叙事的层次性与深度。作者通过细腻的人物关系描绘来深化故事的复杂性与吸引力,尤其是在刘业与郭阳的合作调查中,两位角色鲜明的性格特征和对真相追求的不同态度,激发了读者对真相探索的兴趣。小说中,神秘氛围的营造与线索的巧妙布局,展示了作者对日本推理文学叙事策略的深刻借鉴,亦凸显了其在现代科幻文学中的创新运用。跨文化与跨类型的融合,使得《维度》既具有科幻的未来质感,亦蕴含推理和民俗文化叙事的张力,体现了科幻文学在当代文化语境中的独特价值与可能性。

情感化叙事构成了《维度》在通俗性与思想深度之间实现和谐统一的重要支点。李易谦将故事放置于一个重力消失、物理法则崩塌的混乱宇宙,但他并未将科幻元素视作纯粹的奇观展示,而是通过赋予故事以深刻的人性关怀,使科幻叙述超越了冷峻的科学探索,成为对人类情感与生存哲理的深入探讨。在这部作品中,纽扣为了救治重病妹妹而投身于未知旅程的故事,是情感化叙事的典型代表。纽扣从最初的迷茫和恐惧,到逐步磨砺出坚韧与勇气,其情感蜕变成为推动情节发展的内在动力。刑警老刘在法律与亲情之间的道德挣扎,展现了人性中的复杂性与矛盾。这种内心世界的细致描绘,反映了人类在极端困境下的道德抉择与情感纠葛,使读者感受人性在不同情境下的多重面貌。由此,李易谦通过将科幻背景与情感化叙事有机融合,使得《维度》在探讨外部世界的未知与奇迹上展现了独特魅力,更在情感表达与人性反思上具有了更为深远的意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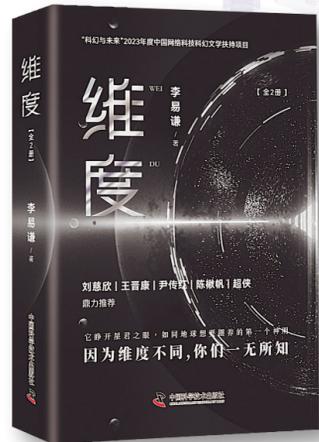
在《维度》这部作品中,作者不仅追求为读者铺设一场通俗入胜的科幻旅程,更在于探索与构建一种独特的宇宙哲学。小说通过一系列富有哲理的隐喻与象征,揭示了人类在浩瀚宇宙中的地位及其存在的意义。例如,文中将宇宙比喻为一张餐桌,高维度智慧体在这餐桌上的固定座位象征着生命在宇宙秩序中的局限性,“起身即死亡”的规则暗示了生命存在的脆弱性与宇宙的无情;而将人类比作“恐惧制服上的木制纽扣”更进一步刻画了人类被自然法则和恐惧所束缚的状态,暗示了尽管人类具备毁灭性力量,但其进化的天花板早在“拿起第一块石头”的那一刻便已设定。这种设定探讨了人类进化的边界,也反映出对宇宙未知与深邃的敬畏,促使读者反思人类自身的局限性,以及宇宙探索的意义。

综上所述,《维度》的创新之处体现在科幻、推理与民间传说的跨界融合,亦在于其对宇宙哲学的独特诠释与探讨。通过对因纽特文化的深刻挖掘及其与现代叙事策略的有机结合,小说展示了科幻文学如何作为一种全球化语境下的文学形式,超越文化边界,成为不同文化传统之间对话与交流的桥梁。此种路径将传统文化的符号与科幻元素融会贯通,探索了文化如何在现代叙事中得到新生与重构,彰显了科幻文学在推动科学与人文交汇中的独特潜力。

(作者系中国科普研究所副研究员)

## 科幻推理与民间传说的跨界融合

■ 姚利芬



《维度》,李易谦著,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2024年9月

评论

# 扎根于地方文化和行业科技中的科学想象

■ 金钢 钟世华

21世纪以来中国科技的迅猛发展,使中国科幻作家获得了更为坚实的想象基础和更为广阔的想象空间,而从地方文化、行业科技入手想象宇宙未来,是一条可行性很强的创作路径。

贾煜出生于四川射洪,这里是唐朝诗人陈子昂的故乡。陈子昂的千古绝唱《登幽州台歌》中所展现的困于过去与未来的感慨,激发了青年作家贾煜想象辽阔宇宙的兴趣,牵引她走向一个“解构时空与重塑自我”的世界。贾煜小说集《星核密语》收入5篇小说,第一篇《龙门阵》和最后一篇《喀斯特标本》都具有浓厚的地域色彩,而3篇以太空为背景的小说被放置在中间,“颇有从四川出发,在太空遨游后,最后回归于四川的意味”。

四川是中国科幻文学的重镇。自然与人力共同塑造的地方文化环境,与科幻文学这一较新的创作类型相结合时,便激发出新的内涵。四川独特的地理地貌和深厚的历史文化积淀,为年轻的科幻文学创作者提供了丰富的营养宝库。

《龙门阵》虚构了一个龙门山地区的抗震故事。其实,龙门阵的本义是古代军事中一种变幻多端的阵法,小说中指的是利用现代科技构建的减震、消震系统,这与其本义颇有某种跨越时空的契合。主人公罗天羽和郎加木是姐弟,姐姐是研究地震的科学家,弟弟是羌族村落中的释比,他们共同的心愿是减缓、消除地震灾害,只是采取的方式不同,姐姐参与研发了“龙门阵”系统,而弟弟仍相信传统的占卜。传统

与现代、信仰与科技在小说中实现对话。四川处于地震多发区,地震给人民带来的伤痛深重而悠远,如何缓解乃至消除地震灾害,既是小说中的科学幻想,也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

在《喀斯特标本》中,机长和大武掉进了川南喀斯特地貌区的天坑中牺牲了,钻探工人凌晨执拗地想要找回他们。天坑是一种特殊的喀斯特地貌类型,而川南恰是我国喀斯特地貌分布最集中的地区,故事便在这里由一位似傻非傻、平凡却又非凡的钻探工人演绎出来。

贾煜是一位地质工作者,她的很多科幻小说都与地质主题有关。在实际工作中,她不断接触的高原与盆地、矿区与矿藏、农村与城市、贫困与繁华都在记忆中积蓄,渐次构成了她科幻创作的底色。阿来认为,在想象与现实的微妙交织中,贾煜通过对地质工作的感悟,创作了独具哲学思辨的地质科幻系列小说。她的作品并不止步于科幻想象,还有对人类命运的叩问与质问。《深渊尽头》中的老厨师长原本是捕获船的船长,因为急功近利地追求生产指标,造成了大规模矿难,他的余生都在忏悔中度过。《寻找费洛蒙》中的未来世界,恋爱成了被法令限制的奢侈品,人们需要通过各类测试,确定基因优良,才被允许谈情说爱、繁衍后代。捕获船船长江灿走私“爱情种子”,所获利润比他整艘船捕获矿物的利润还高,但如果未来人类的爱情真的只剩下传宗接代的功

能,那将是科技发展的悲剧,更是人类的悲剧。江灿走私“爱情种子”、帮兰桃吉偷渡等行为,也让我们看到了人类对真爱的渴望和追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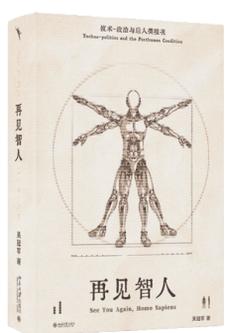
《消逝的真相》从一场空难讲起,私人飞船突然自杀式地撞向了另一架飞机,其中因由迷雾重重。事件调查最终指向了一种神奇的微生物“铈族菌”,它能够进行高效率的生物采矿。矿船主皮亚思为了独霸“铈族菌”,进而掌控火星南半球的采矿权,制造了空难和生物公司的爆炸。贾煜想象的太空矿产行业像是一种拓荒地带,在这里拓荒者会经历许多奇异事件,为读者带来一种在特异环境中看待未来人类的新体验。

总之,《星核密语》并不是一种玄想,而是扎根于地方文化和行业科技中的科学想象。如同宋明诤谈到的,与包括奇幻文学在内的其他流行文类相比,中国科幻新浪潮作品更严肃地切入社会、政治以及哲学话题。贾煜作为“中国科幻新浪潮”中的年轻一员,在科幻创作中显示了这种社会责任感,她想象的宇宙未来折射出了现实主义写作中难以触及的场域,在光怪陆离的科幻表象下探寻更深层的真实。她所想象的宇宙的浩瀚、壮丽之中,折叠或舒展出更丰富的社会图景,这种科幻写作,或许是中国科幻进入成熟和自觉阶段的体现。

(金钢系黑龙江省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钟世华系南宁师范大学旅游与历史文化学院研究员)

新书推介

吴冠军,《再见智人》,北京大学出版社,2024年9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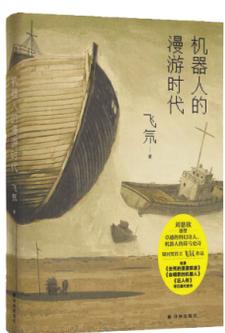
本书在大语言模型时代系统性地探讨了“后人类境况”,以跨学科跨界的研究方式,对后人类境况进行了宽广且深邃的探索。本书拓展了读者的学科与知识视野,也引人深入思考人类如何智慧地应对人工智能带来的文明性挑战,是一部富有新见和学术分量的力作。

杨枫主编,《今夜有龙飞过》,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2024年10月



本书以龙为主题,精选出13篇中国当代幻想文学佳作,从生物、数学、物理、人工智能等多维度重塑中华文化中“龙”的形象,并追溯其文化内涵的时代演变。小说内容融合科技与人文、幻想与写实、过去与未来,展现了龙与时俱进的多元魅力,既是对龙文化的新探索,也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时代诠释。

飞氖,《机器人的漫游时代》,译林出版社,2024年11月



本书收录了飞氖5篇代表性中短篇小说,包括《去死的漫漫旅途》《巨人传》等篇目,被认为是机器人版的《一千零一夜》,是充满了寓言意味的科幻童话。小说集整体显出一种古典主义气质,充满诗意幻想的故事最后落脚到哲学议题,诸如生存的意义,生死的辩证关系等,带给读者美感与启发。

朱宇清,《物换星移》,作家出版社,2024年12月



这是一部描写星际文明的长篇小说。从原始部落到群雄并立的壮阔之地,再到航海时代扬帆远航、信息化地球村、飞越太阳系,小说探讨了当星球文明迈入星际文明世界,在疆域辽阔无极、科技高度发达的宇宙文明生态链之下,文明生存状态的异化与更大的不确定性,凸显了科幻作家的的人文关怀和未来视野。